

『折叠』社会阶层的存在

科幻界最高荣誉奖雨果奖
郝景芳接过刘慈欣的接力棒，获得



【相关链接】

《北京折叠》由科幻作家郝景芳创作，书里的北京不知年月，大概在22世纪，空间分为三层，不同的人占据了不同的空间，也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着每个48小时周期。

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在第三空间，垃圾工老刀一顿早饭要花一百块，老刀一个月工资一万块，而他希望能让自己捡来的孩子尝尝，上一月一万五学费的幼儿园，为了这个花费，他宁愿冒险去其他空间送信。



文体人物

昨天从美国传来喜讯，中国作家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获得世界科幻界最高荣誉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也是继《三体》作者刘慈欣之后，第二位中国作家获得该项殊荣。巧合的是，这两位雨果奖得主曾有着更非同一般的“交情”，郝景芳在作品出版遇挫时，曾收到过大刘的鼓励：“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看见”平时“看不见”

《北京折叠》正是源于郝景芳的日常观察。她把自己的工作、生活和所思所想放在了一起，构建出了多重世界层层叠加的感觉。有段时间，郝景芳住在北京城乡结合部，有时候跟楼下的人聊天，聊他们的生活压力，聊他们远方的孩子，聊他们生病的隐忧。那个世界困顿和拥挤，但又充满着适应的欢愉。然后再过几个小时郝景芳又把生活切入进另一个世界，一方面会去倾听同学的高谈阔论，谈话中的年轻人们仿佛有着指点天下改变世界的能量，但有可能连自己当下的生计都仍然堪忧，斥斥方遒只是因为年轻；另一方面是工作所见，她所在的单位会承办高端国际会议，参加的有500强CEO，真正听到那些人交谈，会有一种感觉：他们关心底层，但只是数字上的抽象关心，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从五星级到五星级，几乎是在云端。于是在郝景芳的感觉中北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的所在。彼此之间谁都不了解另一群人的日子。她想把各种生活写下来，让大家“看见”彼此的生活，而且让大家“看见”彼此平时的“看不见”。

本报记者 乐梦融

然而，比较有趣的是，关于《北京折叠》，中国读者更多理解为写出了社会阶层的存在。但郝景芳说，国外一些读者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机器化和自动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如果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和自动化取代现代的工人，失业的劳动力怎么办？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

研究经济的郝景芳

高中时代的郝景芳，看《科幻世界》，看刘慈欣，也看阿西莫夫等老牌作家的作品。这也让她喜欢上了科幻。然而，她并没有选择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活里，她从事宏观经济研究，这是她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她希望能从工作中了解更多事情，认识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也接触到更多人。对她而言，写作更多是自己的感触和兴趣，想把生活经历中的想象用文字记录下来。她不会专职去写作，也更加不会去为了迎合市场和读者的需求去写作。

然而，这两位雨果奖得主，却有着更非同一般的“交情”。这就不能不提她的长篇小说《流浪苍穹》。郝景芳曾拿着完稿的《流浪苍穹》去寻求指点和出版，却没有收到任何积极的回应。郝景芳也曾一度反思是否自己的笔力不支，无法驾驭？几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唯一一封邮件反馈，这封信告诉她：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幻作家所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发件人刘慈欣。

目前，郝景芳的科幻作品数量不多，《流浪苍穹》《去远方》《孤独深处》全部由北京九志天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获奖作品《北京折叠》收录在《孤独深处》中。

两张碟片的“蝶变”故事

中国芭蕾在欧洲的破冰之旅，也是惊艳之旅



台前幕后

伦敦大剧院现任执行总裁波洛克女士的桌上，摆着两张碟片。一张是3年前伦敦大剧院前总经理琳娜女士留下的现代芭蕾舞剧《简·爱》的录像；另一张则是芭蕾舞剧《长恨歌》的DVD。去年，当编导帕特里克亲自把这碟片交到她手里的时候，波洛克就曾预言，这部舞剧如果能来这里演5场，一定会惊艳伦敦。

伦敦当地时间8月21日下午5点，上海芭蕾舞团的当代芭蕾舞剧《长恨歌》完成了在伦敦最后一场演出，波洛克拿到了最终的票房销售数字：5场演出平均出票率超过7成，总票房近10万英镑（相当于人民币86万元）。

用了4年时间，伦敦大剧院和上海大剧院、国家艺术基金、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艺术发展基金等机构一起，完成了中国现代芭蕾在欧洲的“破冰之旅”。

获赞

伦敦西区，是与纽约百老汇齐名的世界两大戏剧中心之一，小小的一块地方，挤了40多家剧院，这里是表演艺术的圣地。

《长恨歌》演出的伦敦大剧院，位于伦敦西区靠近市中心圣马丁巷，曾经是伦敦最奢华的音乐厅，拥有伦敦最大的镜框式舞台。从初建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从1974年开始，伦敦大剧院正式成为英国国家歌剧院和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驻地剧院。能在这家剧院演出，是对演出团队整体水平的一种肯定。

2013年8月，上芭和编导帕特里克合作的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简·爱》在这里首演，时隔3年，根据白居易名作《长恨歌》改编的当代芭蕾舞剧再度来到这里。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是一个让诗人、影人、戏剧人热爱的题材，而改编为现代芭蕾，却依旧是第一次。

昨日最后一场演出之后，记者拿到了英国专业杂志《舞蹈》。资深舞蹈评论家简恩·罗什给出了五颗星的评价，她说：“作品《长恨歌》十分独特，对伦敦大剧院的舞台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变和拓宽，灯光随着故事发展不断变化，战争中双方士兵的对抗令人印象深刻，舞剧呈现的总体效果令人惊艳。”

大胆的改编、精湛的舞技也让现场观众赞叹不已。演出结束，曾学过5年芭蕾的艾德蒙顿小姐告诉记者：“演员们整体的表演都非常专业，尤其是三位主角的集体舞，简直是教学模版。”

破冰

对于《长恨歌》这样一部由中国自主投资、合作编创、独立完成的当代芭蕾作品来说，其在伦敦演出的意义远不止上座率、票房收入和媒体评论这么简单。因为，古典芭蕾作品只是考验一个舞团的技术含量；而现代芭蕾作品，则体现了舞团乃至其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民族意识对文化的一种积极探索。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芭的《简·爱》和《长恨歌》在伦敦演出，是中国现代芭蕾艺术在欧洲乃至全球演出市场的破冰之旅，对于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意义非凡。



上海芭蕾舞团的舞剧《简·爱》剧照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昨日最后一场演出结束，记者在场外遇见了上芭3年未见的“老朋友”夏洛特·弗莉。她曾在2013年《简·爱》赴英演出时为演员们作画，如今，她又用她的画笔勾勒出了《长恨歌》中的人物与姿态。“是你们让我和我的朋友们认识了中国芭蕾。”夏洛特说，“现在我的朋友们去中国旅行，都点名要看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

探索

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开始，芭蕾艺术在欧洲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为了靠拢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如今欧美的芭蕾舞团都在运用当代舞蹈语言，推出自己的新作。

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前任团长德里克·迪恩，曾和上芭合作了《哈姆雷特》《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叶》《胡桃夹子》等芭蕾舞剧作品，他风趣地表示，一个芭蕾舞团，如果总是演出老祖宗留下的古典作品，“一百年也挑不出毛病，但很无趣。”而上芭的《长恨歌》，用国际性的舞蹈语言，讲述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是一种极富冒险精神，也极为有益的艺术探索。

“对于高雅艺术来说，票房的高低并非演出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能否获得类似伦敦这样国际性文化大都市的认可，得到全球演出市场的青睐，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德里克甚至认为，上芭演员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舞剧《长恨歌》所表达出来的技巧和内容，已经和不少欧洲的舞团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这样的舞团是有自己的艺术担当的。”他建议下次再来国外演出，最好能同时带上一部古典芭蕾作品，“这样才能发挥出这个舞团的实力。”

特派记者 张艺（本报伦敦今日电）



上海芭蕾舞团的舞剧《长恨歌》剧照

讣告

著名中国画家凌虚，1919年生于浙江湖州。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擅画金鱼、熊猫，作品入选全国第一、二届美展等。上世纪五十年代迁居苏州，从事挖掘、整理和研究桃花坞传统古版画。2016年8月19日因多器官衰竭救治无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去世。享年98岁。
尊重老人遗言，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不留骨灰，实行海葬。
对各位生前好友、学生，在日常生活及生病期间的关心和照顾，家属在此深表谢意。
大伟 大纶 大维 大红 携 媳婿孙外孙重孙 全体告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日